

外婆终年九十二

◆任芳芳

惊蛰一到，春风送暖，春芽萌动，百花齐放，万物生机一片，农人们也都抖擞精神，纷纷从室内移步室外，到田间地头开始播种，外婆却在这苏醒的季节永远离开了我们。

她走得是那样安详，像春雨的窸窣般安静，没有任何疾风骤雨。从第一次晕倒住院到后来不能独自生活，外婆没有喊哪里痛。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器官悄无声息地退化着，先是肺功能弱化，呼吸困难，喘，在医院治疗了几天，基本正常，出院。再是肠胃功能退化，食量大大幅度缩减，后来难以进食，整个过程不到4个月。舅舅们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建议她在肺上开孔插管子，协助肺工作，却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肺恢复如初，一旦拔管，人也就没有了。我们觉得没必要让年迈的老人临了还被切一刀，于是在亲人们都到齐后插着氧气让外婆回了家，到家4分钟外婆永远闭上了眼睛。

入院前不久外婆说她时常梦见已经离去的父辈们一起生活的场景，有时她的父母会在梦里说要接她回去，言语之间都释放着她要走了的信号。妈妈说，人老了梦见这些是正常的，爷爷临死前经常做这种梦，二舅妈说，她妈妈去世前也是。我们都在心里默默接受着外婆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几个舅舅晚上更是轮流睡在外婆身边，以防不测。

眼看外婆进食更加困难，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胡话，守在身边的二舅舅通知了亲人们，没有外出务工的妈妈爸爸当即起去看外婆，在外的亲戚发视频问候。二舅妈打电话让我开车回去接外婆来医院，外婆不肯来。我以为外婆会和之前一样，歇一歇就好了，还能恢复如初，没想到到头天尚能连贯说完一句话的外婆第二天清晨就只能吐出一两个字了。二舅舅看情况不对连忙打了120，又一一向亲人们报了病危。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前往，到外婆身边时，大舅舅抱着她，问她是否认得我，她只说了我名字的第一个字，后面就只见嘴唇蠕动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我知道她是认得我的，并且还有很多话想和我说，只是身体已经不允许了。随后她用手颤巍巍地指着杯子，想要喝水，我给她倒了一杯端到她嘴边，她只是抿了一口，我还要喂她，二舅舅说她只能喝这么多，我后知后觉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急救车来了，检查也做了，肺部阴影严重，在外的亲人们纷纷踏上归程。医生做了开孔插管子进重症监护室的建议，我们不同意，住进了普通病房，上了呼吸机，外婆看起来好受了很多，但还是不能正常交流，呼吸很累。在家的二舅舅、二舅妈、表妹美芬，我的妈妈一直守护在

她身边，从外面回来的亲人最先到达的是二姨妈。二姨妈一声“妈”得到了外婆回答，外婆还想和她说说点什么，但不能了，她用力张着嘴巴，晃动着脑袋，想要把心底的话震出来，但终究没能，氧气管倒是被她扭歪了。我连忙安抚她，外婆，不说了，休息一会儿，等好了再说。又过了一会，外婆突然说她喝牛奶，我连忙联系之前给奶奶买蛋白粉的店家，开车去给她买了一罐，她依然只抿了一小口，没想到这竟成了她在人间吃的最后一口粮食。

再后来，夜深，我带着孩子回家休息，二舅妈、妈妈、二姨妈、表妹也撤了，留二舅舅看护。凌晨一点，外婆病情恶化，二舅妈几个女眷又返回医院，归途的途途了一会，等好了再说。又过了一会，外婆突然说她喝牛奶，我连忙联系之前给奶奶买蛋白粉的店家，开车去给她买了一罐，她依然只抿了一小口，没想到这竟成了她在人间吃的最后一口粮食。

也许人临死前真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尤其是老人。外婆临终前的种种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进医院的前一天晚上二姨妈发视频看外婆，外婆说“云霞（二姨妈的乳名）啊！你样都好哈，我们以后怕是见不得面咯！”二姨妈听到这话回道：“我现在就买票，明天就回来”。外婆又和二舅妈说了她死后想埋哪里的愿望，这时二舅妈已经把她外婆抱在怀里了。

外婆做这些交代时显得很平静，就和她平时一样温和，她还要二舅妈打水给她擦拭身子，洗脚，梳头发，种种都是在做着临终准备。外婆的一生过得平安顺遂，子女也好，身体也很硬朗，这时她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了，因此我们并不十分难过，坦然地接受着她要离去的事实，可是她临终前的那些交代还是触痛了我的神经，我为这位母亲细腻的爱感动着。

外婆说，让二舅抽空把大舅的坛接下来，好让大舅找点吃的。大舅早年间是泥水匠师傅，他师傅去世后把坛继承了过来，供奉在香火底下，逢年过节烧香和纸。大舅三十出头的时候死于肝硬化，没有徒弟继承衣钵，坛也就没有人接。民间传说，手艺人的坛没有徒弟继承，就断了香火，死后会变成游尸。外婆健在的时候，大舅的

坛虽然没有人继承但是逢年过节都是由她在烧香和纸供奉，外婆一旦离开就没人替大舅烧香和纸了，大舅会成游尸，露宿街头，没人管。外婆放心不下大舅，所以做了以上交代。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心深。”外婆在用行动诠释古人早就悟出的真理。

我为外婆的这句话数度哽咽，妈妈常说外婆心肠硬，三姨死的时候连眼泪都没有掉一颗，我想这是妈妈对外婆的误解，外婆那么安静要强一个人，人前坚强，人后情绪怕早已崩溃多次了吧！她只是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毕竟，3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外婆情绪失控过，她一直都是那么安安静静，慢条斯理的，很像一个绅士，翩翩君子，病危不喊疼，并非真不疼，女儿去世人前不掉泪，并非不悲伤，只是她的修为使她保持镇定。

外婆埋葬在3月里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漫天雨丝落在我们的肩头、衣服上、裤子上、脚尖，也落在我们的心上，像剪刀不断理还乱的离情别绪。大概外婆还是舍不得我们吧！我们也舍不得她，都说“亲人的离去是我们一生的潮湿”，这种潮湿体现在外婆入土后，亲人们在社交平台发表的悼词里。小芳表妹文：“小路依旧在，只是路的那头已经没有外婆。”美芬表妹文：“我的奶奶现在好吗？去过新的一生，更好的一生，一定要去享福，只是想到这一生再无法相见，难免哽咽。”倩芳表妹文：“曾经带我上山坟山烧纸钱的小老太呀，如今成我去给你烧纸钱了。这辈子也就这样结束了，想你的时候就只能去坟头看看了。”小舅妈文：“妈妈，儿媳妇想你了……”

埋完外婆后我特意去了老房子一趟，我想去看看外婆放心不下的大舅的“坛”，想去找找外婆生活过的痕迹。

沿着泥泞小路，我几大步就跨到老屋前面的院子里，因为连日的春雨，院子泥泞不堪，满院狼藉，但我分明在每一个角落都看到了外婆的身影。靠着二舅家的房子，是院子的边缘，外婆在拾掇她种的中草药，院子左边挨小舅房子的阶阳坎上，外婆蹲在那里洗衣服，院子中间分给二舅的老房子门口，外婆正提起脚往里屋跨，院子中间老房子堂屋门口外婆正拿着葫芦瓢往地上倒苞谷喂鸡，院子右边外婆右手提着一桶猪食左手搭在圈门上正准备喂猪。我一个没站稳，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多么鲜活的一个生命啊！瞬间就消失了，那还是我最亲的外婆。

在外婆的五个外孙里，我是脸皮最厚的一个，经常不请自来，就像回自己家，读小学时我中午来，晚上也来。那时，三个舅舅只有二舅有一个孩子——表妹美芬，二舅、二舅妈外出打工，把表妹给外婆带，外婆带孩子极细致，担心表妹的腿长成外八字，晚上睡觉时总是用一块毛毯把她包裹起来，再用布条捆上。表妹和外婆睡一头，我睡一头，上床时外婆先把表妹包裹好，再爬到我那把我的被子往我身下压实，这才安心地关灯睡觉，有时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发现外婆又爬到我这头为我盖被我踢掉的被子。第二天外婆早早的起床，替我装好一小口袋爆米花，或者花生，或者前一晚烧好的红薯，让我在上学的路上当早餐吃，正腊月的时候会是烧腊。外婆从不主动叫醒我们，窗外的小鸟会替她做这项工作。

我踏进破败的卧室里，糊窗的报纸已经脱落，在时间的冲刷下氧化成碎屑洒落在地板上，微光还从窗缝里撒进来，早春的小鸟依然在外面的枝头雀跃，和当年毫无二致。

岁月的年轮滚滚向前，似那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只负责轮回，不管人间离愁别绪。我知道，无论我们如何不舍，外婆也将开启她新的征程了。



◆简白

1. 四月过半
山腰上的桐子树
忽然就白了

满树的花苞
在夜雨里鼓起来
天一亮
都打开了

2. 桐子花开得整齐
五片花瓣
白底红筋
围着黄蕊转一圈

从树下往上看
天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蓝的
白的
在风里晃

3. 落花的时候
整朵整朵地掉
落在草丛里
落在石头上
落在新翻过的地里

第二天又有新花开出来
地上的还没烂
枝上的又白了
一棵树能开上半个月

4. 桐子叶冒出来时
嫩绿嫩绿的
卷着边

过几天就展开了
比手掌还大
叶脉清清楚楚
雨水顺着叶尖滴下来
滴出一个小坑

5. 叶子越长越密
花就慢慢少了
花瓣落尽之后
花托上长出小果子
青青的
小小的

6. 桐子果一天天长大
从指头大到核桃大
到鸡蛋大
青皮上有一层细细绒毛
摸着涩手

太阳晒着
雨水淋着
就那样老老实实地长

7. 夏天最热的时候
桐子树叶耷拉着
天一亮又挺起来
叶子翻过来
背面是灰白的

风吹过
一树叶子翻过来翻过去
亮闪闪的

8. 到了秋天
桐子果变成黄褐色
有的自己裂开
露出里面的籽
黑黑的
硬硬的

籽有三四条棱
排成一排
藏在果壳里

9. 桐子树不挑地
山坡上
石缝边

地坎头
都能长

根扎得深
旱天也不蔫
冬天落光了叶子
光秃秃的枝干朝天戳着

10. 桐油是从籽里来的
金黄透亮
涂在木头上

水渗不进去
虫子也不蛀

老木船刷了桐油
在水上跑几十年
老门窗刷了桐油
风吹雨打
还是好好的

11. 桐子树不着急
种下三四年才开花
五六年才结果

但一结果
年年都结
一年比一年多

老树能活几十年
树干越来越粗
皮越来越糙
花开得还是那么白

12. 清明过后看桐花
谷雨前后最盛
远远望去

山坡上一团一团的
白花花的
像是昨夜下了一场雪
落在了树上

走近了
蜜蜂在花心里钻
嗡嗡的

13. 桐子花不香
没有桃花的甜
没有梨花的清

就是白
白得干净
白得厚实

远远地就看见了
在青山中间
一树白
亮堂堂的

在贵州汞矿朱砂矿系列文化收藏中，有一件明代八卦玉箸篆铜香盒，是一九九八年秋天的某日，贵州汞矿三坑退休工人张皮匠慷慨赠送。张皮匠于我，也是只知尊姓，不知大名。在万山，大家都这样喊他，张皮匠便成了他的名字，至死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书名。

时光一闪就磨去近三十年，物是人非，每当月圆之夜，捧出这个厚重的铜香盒，沉甸甸地压手，盖之为盒，开盖为炉。

张皮匠老家在湖南邵阳，而打“跑胡子”也是邵阳人的标配。贵州汞矿民间遂有“跑胡子协会”，无会长，而会员众多，无据可查，有二百余人，四人一桌，遍布贵州汞矿二坑，三坑，四坑，洋洋五十桌牌友。大家都喜欢和张皮匠打“跑胡子”，他牌桌上老是输，老是要赖皮把令好的职工食堂的米饭馒头细粮票换成苞谷高粱粗粮票抵账，好在他孤家寡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大家乐意，也居然习惯了他几十年。

张皮匠无儿无女，一九九八年冬天，九十三岁无病而终。几个主事的老人家用座机和小灵通呱呱一通，大家便从各个坑口走来，聚在空了一座库房，春节期间退休工人扎龙灯的龙灯会屋子里，大家凑在一起忙忙碌碌，给张皮匠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喜事。

邵阳人认为八十岁以上老人去世，是红事，张皮匠活到九十三岁，所以大家也不觉得悲伤。我作为后辈子孙，就和其他叔伯老乡家崽一起披麻戴孝。灵位上没有相片，就是个红纸写的灵牌，不过毛笔写的不是寿考张皮匠老大

人驾鹤西归，而是换成了张阿牛，送花圈来的退休办小吴说，是从贵州汞矿工会会员名册上查他档案，退休后工资卡在邮政银行备案的名字，我那时才知道张阿牛是张皮匠的法定姓名。不过这个名字应该也不是确切的真名，或许张皮匠当初来贵州汞矿是为了躲什么祸而背井离乡，这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只是从他生前

孤家寡人张皮匠

◆朱晓东

的龙门阵里隐隐约约可以推断出，他在民国时期应该也是一个狠角色。

我俩家是隔壁邻居，走动颇多，每年中秋端午打牙祭，父母都会唤我邀请张皮匠来家里做客。有这近水楼台的交情，我父亲也时常向张皮匠请教一些草药，一些治疗牙痛头晕的偏方，最厉害的是拿铁扫帚草炒鸭蛋，治牙痛，一吃立马见效。而我对旧事旧物特别着迷，自然也喜欢听张皮匠摆那些奇奇怪怪的龙门阵，所

以也讨得了张皮匠的喜欢，当作干儿子一样。张皮匠看我好手，有股湖南人的霸蛮劲，认定我以后是有出息的汞矿文化人，便在某月某日，他预感的弥留之际把铜香盒赠送给我，说此物为其祖师爷所赠，其祖师是明朝从江西龙虎山迁徙至邵阳新滩镇，大隐于市，传至张皮匠已有十五代。

张皮匠摆龙门阵说其师傅在邵阳救死扶伤聊以生计，达半个多世纪。晚清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十万大军围攻邵阳，他师傅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意气风发地参加团练队，在邵阳宝庆府临津门城头，大战太平天国的兵，邵阳人的狠劲把石达开打得丢盔弃甲，传下了“铁打的宝庆”美名。

张皮匠还有个师兄好武，习得新化梅山派鹰爪功，衡宝战役那年，邵阳落入日寇血口，一天有两个日本兵在新滩镇强抢民女，被他师兄撞见，皆被其鹰爪指力捏断喉骨秒杀，师兄担心给新滩镇的街坊邻居惹麻烦，就不辞而别杳无音信。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皮匠随邵阳老乡们，风餐露宿一路翻雪峰山，过晃县，从龙溪口缘溪行至高楼坪铺前，走了半个月，到贵州汞矿万山矿区三坑洞里打砂推矿车，一伙人成为了贵州汞矿的工人阶级兄弟。

张皮匠所赠器物，我也只是一个保管员，无法参透八卦铜香盒隐藏的奥秘，流过岁月的那些故事，也都成为铜香盒里洗不掉烧不脱的灰垢，植入铜骨，在我手心生发出一股酸酸的锈味。

汪中天

脚前，一洼水
盛着整片蓝天

我抬脚，跨过去——
跌进云里

一片青菜
接住了我

躲不过

一口痰
落在绿化带

小草
嫌弃地偏过身

我也跟着
偏了偏身子

投纸记

他穿着便衣
站在冰柜边

我买了根冰棍
撕开包装纸
顺手扔进他脚边的箱子

他忽然说：
“我在这儿站了一个钟头
你是第一个
没把纸丢地上的”

雨天街拍

雨骤，车疾
积水飞溅
如子弹击中我胸

我一边捻衣抖水
一边怒吼
赶死去呀

日常笔记 (组诗)

◆田春萍

过后
又担心
一语成真

路灯上的催促

它站在
西门桥的路灯上——
我上班的必经之路，
脆声喊——
拍照的，赶紧啊
别等我飞走了
你又对着空镜头
跺脚，叹气

老木盆

母亲的老木盆
被搁浅
在角落里

它承载过多少洗刷
一家衣服
大大小小的鞋和袜

如今，淡出我们视线
老成一件废品
积满了灰